

拓荒者之歌

■韩鑫

万亩沙漠中走了30多遍，南北步履，东西查看，踏遍了成千上万个小沙丘。他们边走边规划，突然，在一个沙丘上发现了一棵柳树，大家欣喜若狂，一齐围了过去。生命！这是块有生命的土地，它一定能绿树成荫。

当年7月，他们就开始划开网眼进行整地。早晨摸黑迎太阳，中午在工地上吃干粮，黄昏时分伴月亮，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盛夏烈日当空照，在40多度的沙漠中，嘴撕裂了用舌头舐舐，手上血泡重重迭迭全不顾，头晕目眩时蹲下来休息片刻，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县长云福祥和青年人同睡帐篷，同吃小米煮山药蛋，劳动时撑着膀子干。一次由于劳累过度，他晕倒在工地上，叫来医生打了一针，醒过来定了神又接着干，在场的青年人一个个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雨季到了，他们投入到了紧张抢种柠条的战斗中。云福祥把雨衣让给一个身体弱的姑娘穿，他和大家一个样，全身湿漉漉，雨水、汗水、泥土和在一起，衣服和皮肤粘在一块。雨下了7天，他们也在雨水里整整泡了7天，衣服从来都没干过一阵。辛勤的劳动换来了绿色的生命。几天后，3万亩柠条齐刷刷破土而出，一望无边的沙漠嵌上了绿色的宝珠。

秋季到了，他们开始营造乔木。拉运装卸苗条，生怕碰伤一点，轻拿轻放，拉回来及时放在水里浸泡。栽植时，须根都不叫窝住一点。他们风趣地说，这真比侍弄婴儿还要精心。下这么大的辛苦，在一般土地上百分之百可以成活，而在这里，第二年只成活了百分之六十。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进一步查阅资料，分析原因。原来在这个地方，每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00毫米，而蒸发量却在1800毫米以上，难成活的原因主要是缺水。问题找到了，要解决就首先要找水源。打了四眼机电井，建起一个蓄水池，改善了水利条件。栽树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避免水分蒸发呢？这是大家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何况这里有100多个初高中毕业生

呢！人人想办法，个个献计策，终于研究出一种符合沙漠造林的好办法——截杆深栽。树坑挖一米深，树苗截一米长，先在坑内浇水，然后把树苗全部埋上。这一下可真灵验，8446亩速生丰产杨没有死掉一苗，株株苍翠挺拔，棵棵长势旺盛。“成功了！”大家高兴地跳起来。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植树造林经验。

白二爷沙坝变了，彻底变了。昔日的浩瀚沙漠已被排列整齐、星罗棋布的83个网眼分而治之，滚滚黄龙被茂盛的草、灌、乔牢牢锁住，不毛之地披上了绿装。

吃罢晚饭，我们这里的青年人席地而坐，回顾战斗过的700多个日日夜夜。我被他们讲述的动人故事，精彩场面完全吸引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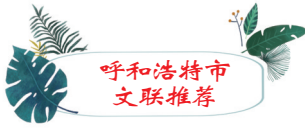
春天，正是整地造林的大忙时节，白二爷沙坝100多名青年男女每天徒步往返60里搞水保造林。就在这关键时刻，云县长患了重感冒。青年们谁也不愿意惊动这位老县长，各自扛着工具悄悄出发了。他们上了工地才发现，老县长已在海拔1400米的六号山整出了两个蓄水池。队员们心疼地劝道：“云县长，您放心回去休息吧，您不在我们更要好好干，把您的营生全部捎带出来。”“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云福祥边说边继续干着。这已经是带病劳动的第四天啦。到中午时分，他突然晕倒在地，喂水、按摩都无济干事，打了退烧针才苏醒过来。由于病情加重，到呼市住院治疗，经诊断是重感冒加低血糖。治疗的第四天，护士给打针却不见了病人，他已经悄悄回到白二爷沙坝。云福祥就是这样，一千起来就有使不完的劲，但吃过饭一睡觉，运动中致伤的腰就疼得钻心，每天晚上要么让大夫打止疼针，要么叫几个后生给按摩一阵子。在忙全县各项工作之余，他的时间大多在这块沙漠里度过。有人要寻他，打听他的家在哪，知情人会告诉你：白二爷沙坝。别人在新春佳节与亲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时，云福祥却在白二爷沙坝和青年们促膝相谈新一年的打算。

话题一转，又你一句他一句说起了自己的队长杨勇。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下旬将有连阴雨，于是他们抓紧时间突击抢种沙打旺。杨勇和大家正干得起劲，一天有人捎来话，说他爱人和孩子都病了，让他赶快回去照料。杨勇问清情况，低头想了想说：“你带点药回去就行了。”杨勇就是这样，一年365天，不论盛夏还是严冬，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家一天。别人承包的土地亩产小麦600斤，而他的地只收60斤。

一天，大家正在整地造林，突然老队友张德华带着一个女青年出现在大家面前。“从哪发展了一名新队员？叫什么名字？”人们七嘴八舌地一打听才知道新来的这位是张德华的新娘子。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张德华回家结婚刚过6天就再也待不住了，决定让媳妇住娘家他回工地。新娘子不高兴了：“要走咱们就一起走。”张德华解释着：“怕你吃苦哇！”“山沟里长大的还怕吃苦！”第二天小俩口肩并肩来到白二爷沙坝。张德华不清清闲闲度蜜月，是因为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吸引着他，张德华自从进入白二爷沙坝，便坚持每天观察、记录风向、风速和沙土流动情况，记录草树生长情况，为科学种树种草治沙提供可靠的数据，被人们誉为土专家。

白二爷沙坝造林种草治沙专业队175名队员，平均年龄不到20岁。但是他们的动人事迹，像白二爷沙坝盛开的鲜花，数也数不清，越来越旺盛。

访问就要结束了，我恋恋不舍地回头再望一眼白二爷沙坝，只见成千上万株松树郁郁葱葱，一行行白杨婷婷玉立，一片片柠条黄花簇拥，一群群飞鸟林中欢唱，一个个青年迈着坚实的步伐。



灯下漫笔

■李洁

35年前，那个记忆中最冷的冬天，父亲如老屋门口高大杨树上那一片片黄叶被寒风轻飘飘吹落地下。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沉默寡语，老烟袋不离身。身边是健壮的黄牛和大木轮车，那辆木轮车是我们村唯一的一辆，它比我们村里所有人家的小胶轮车都要高大。我们家有一头力大无比的健壮黄牛，父亲跟我二哥商量，要到外地买辆能多拉东西又结实的车，我二哥赶着黄牛走了100多地，从白银查干买回了木轮车。父亲非常疼爱他的黄牛和这辆大木轮车。

每到暑假农忙时节，我都要坐上父亲的牛车帮家里下地干活，夕照下，满载着疲惫晚归的一家人坐在牛车上缓慢地行走在田间的小路上，车的轮轂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放任黄牛自己走的，他不驱赶也不吆喝，鞭子更是从不抽打，他表情淡然地坐在车辕上，老烟袋横在眼前，偶尔抽上一口，眼神迷离地飘向远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永远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黄牛气定神闲地慢慢行走，车轮从来都没有在乡村土路上越界，更没有践踏或碾压过路旁的庄稼。

我躺在车上，看蓝的天和白的云，然后再看一眼父亲沉默的背影，这是我记忆中父亲最亲密的接触了。如今，年过半百的我也走过很多路，乘坐过很多交通工具，那父亲陪伴的乡间小路总在梦中出现，我总是觉得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种交通工具比父亲的木轮牛车更舒适更安稳了。

父亲瘦高个子，白皙而文弱，一头天生的卷发，再加上那副忧郁的神情，参照现在的审美标准，那绝对是毫无疑问的美男子，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人们觉得粗手大脚的健壮体魄才能更好地伺候庄稼和牲口，大家都看不起父亲这样精通文墨又不谙农活的人，再加上父亲原本老实木讷不言不语仿佛就是软弱或者说窝囊代名词。

从母亲那里，我听说了父亲青少年时期的不幸经历，父亲生于1922年正月，十六七岁时家里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这件事直接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父亲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现在的农机具，耕作方式还是原始畜力和人工，瘦削病弱的父亲却是我们村耙地和耨地的一把好手，尤

其是耨地，我们村那几块上好的水浇地都是父亲一手打理。耨地是播种前整地的最后一道工序，和耙地一样又脏又累。人站在藤条编织的耨盘上，牵着牲畜的缰绳掌握平衡，随着耨的不停颠簸，前俯后仰，随时有栽倒的可能。站几个来回，腿和腰就因难受，一天下来不仅全身如散架一般疼痛，眼睛、鼻孔和嘴里满是泥土，浑身上下成一个土人。可是，父亲却对这工作情有独钟，他一站在耨上，那佝偻的身板儿就挺拔起来，从背后望去，文弱的父亲突然之间平添了几分豪气，一人一牛配合得天衣无缝，不知是父亲在驱赶黄牛还是黄牛在左右着父亲，平天下来，父亲自己不曾抱怨苦累，却拍着黄牛喃喃低语：“累了吧？累了咱歇一会儿吧！”黄牛悠闲地卧在地头倒嚼，父亲则会拿出他那把随身带着的铁丝挠子给黄牛梳起毛来，浑身上下都梳理一遍，梳理下来的牛毛都收集起来，等到冬天农闲时捻成毛线，为我们兄妹每人织一双粗糙又保暖的牛毛袜子。

父亲对牛爱惜呵护，大黄牛是我们村里皮毛最光亮、膘情最好的耕牛。父亲还有个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春耕第一天出去侍弄土地，必然换上他那套只有过年才穿几天的黑布裤褂，不管天气多冷、风沙多大也必定摘下帽子，因为这事每次都会受到母亲的责备，可父亲依旧我行我素，劳作一天回来后把衣服脱下来，在院里抖一抖黄土，拿给母亲去洗了再放置起来。我当时年幼，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在每年春耕的第一天要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直到父亲去世后多年，80多岁的母亲虽衣食无忧，儿女们也万般劝阻，仍旧坚持每年种那几亩土地，我才明白了父亲，父亲注重的仪式感就是对土地最朴素的敬畏和热爱。我也明白了我的父亲，热爱土地犹如热爱自己的生命，呵护那头黄牛犹如呵护自己儿女一样，这一记忆深入骨髓镌刻画在心里。

父亲是沉默而古板的，从不表达他的喜怒哀乐，也从没有和我们讲起他的过去，关于父亲点点滴滴，我都是从母亲的讲述中得知。只记得唯一的一次，家里只有我和父亲，他和我讲起了他年轻时打仗去过的地方，讲起转战晋蒙交界地区的艰苦和残酷，讲起部队白天隐蔽宿营，夜里秘密行动都要负重行军几十里山路，那时他的眼神不再迷离而是明亮又自信，

也许每一个男人都有一种英雄情结吧。

少年时的曲折经历，成年后的不幸生活，令父亲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导致疾病缠身。64岁便早早离开了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我不懂父亲，总认为父亲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让我脸上无光，常年病弱的父亲也不曾给我坚定的依靠。如今，年过半百的我终于读懂了父亲这本记录了人生苦难与哲理的大书。父亲走了，我才明白，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父亲走了，看似平淡无奇的相守却成了一种奢侈。

想起我从初中开始就常年住校，每周六下午放学才回家，总是父亲在家里等我，冬春天农闲时说：“饭在锅里，你妈去串门了。”夏秋农忙时说：“饭在锅里，你妈地呢。”多少年就是这几句话，平淡的表情与口吻，只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我不离左右。如今人到中年，却再没有人跟我分享这份淡然与安宁，也没有哪双眼睛如此关切我的行踪。

父亲走了，父亲的黄牛也老了，步履不再稳健，常常卧在地上反刍老半天，偶尔想起身却有千斤重负一般，费好大劲儿才能站起来。那时的我还是个多愁善感爱流泪的小姑娘，受了什么委屈或遇到什么困难了，我就会去找老黄牛倾诉，摸着它光滑的毛皮，默默流泪或黯然伤神，犹如又看到了父亲的身影：春寒料峭的黄土地上，父亲和黄牛在耙耩；夏日黄昏的小路上，父亲疲惫地坐在木轮车上抽着旱烟，而黄牛则一副闲庭信步的样子，晚霞为他们的身影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芒；秋日午后老屋的南墙根下，父亲小心翼翼地摘下一片片碧绿的旱烟叶；寒冷冬季，父亲披着老羊皮袄为我们编织毛袜，那双满是老茧的大手在如豆的油灯下是如此灵活。

老黄牛精力日渐衰弱，再也拉不动陪伴了它十几年的木轮车了，母亲便含泪把它卖了。没有了老黄牛，家里买了一辆拖拉机，那辆父亲曾经珍爱的大木轮车也彻底退休了，闲置在后院堆放杂物，风吹日晒了好几年，终于散了架；父亲去世几年以后，哥哥弃了农田到城市谋生，母亲也搬离了窄憋的老屋，住进了哥哥留下的砖瓦房，哥哥的房子虽然比老屋宽敞明亮，可是，再也没有了老屋的味道，更没有父亲留下的气息。

我家建老屋，也许是父亲这一生最值得骄



清水河明长城好汉山段 ■贺广生摄

父亲和他的老屋

傲的一件大事，父亲五十岁那年，哥哥娶回了贤惠又吃苦耐劳的嫂子，壮年的父亲不甘三代人挤在两间憋窄的房子里，心心念念要再建一处院子，那时物质供应极度缺乏，没有木料，也没有一砖一瓦，父亲虽身体瘦弱，常年被肺病折磨，仍在生产劳动之余带着母亲和哥哥、嫂子、姐姐们拉土、拉水、脱土坯，我那时六岁。

父亲在那个夏天的中午就没有休息过一次。有一天下午，父亲和母亲都出去劳作，晴朗的天空突然之间乌云密布，随即大雨瓢泼，父亲惦记着中午拓好还在晾晒的土坯，拉着母亲一路从地里奔跑回家，他想跑赢这场猝不及防的大雨，赶回家搬回土坯，可是那雨来的太急，等父亲母亲回去时，脱好的土坯已经被大雨浇透，绝望的父亲和母亲在大雨中抱头痛哭。第二天中午，父亲又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把被雨泡烂的土坯和成泥，开始多日来重复的工作。宽敞明亮的三间土坯窑洞终于建好了，当窑口合拢那天，那个被别人笑话了半辈子抠门的父亲，那个从来旱烟袋不离手只在大年除夕抽几支纸烟的父亲，破天荒买了整整一条纸烟，散发给来帮忙的村里人。我家的窑洞虽然是土坯的，但在村里也算得上好窑洞，那时农村住宿条件非常简陋，有的人家是一间房子，有的是一间加一个小小的走廊，父亲亲手为我们建的这三间窑洞，伴随着我们兄弟姐妹度过了贫穷却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父亲走了后，土坯窑洞没有人打理修缮，变得破旧不堪、岌岌可危，在前几年新农村建设时被拆，九十多岁的母亲私下里总是和我唠叨着过去，她怀念和父亲曾经走过的那些坎坷，怀念那些艰难却温暖的岁月，痛惜父亲不曾过上一天好日子就匆匆离开。从此以后，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她总会让我用轮椅推着回到老年的旧址，随着母亲的唠叨，我也找回了失去多年的记忆，父亲的身影好像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穿着春耕第一天才舍得穿的黑布裤褂，赶着他的老伙伴老黄牛和木轮车，从老屋门前的小路走向远方，留给我的永远是那个瘦弱又温暖的背影。

老黄牛走了，木轮车散架了，老屋已经成了平地，故乡也彻底改变了当年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关于父亲的记忆依然清晰地陪伴着我，或许这正是一个父亲的爱不曾消散的印记吧。



大盛魁 永远在路上

(组诗)

■韩国栋

大盛魁

几天前与朋友相约
步入呼和浩特玉泉区德胜街18号大院
看到秋风中飘动的丝丝凄凉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清代“亚洲第一商号”
大盛魁的旧址
风在动，我的心也在动
不由想起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个异姓兄弟
从山西赶着星星出了“杀虎口”
开了家“吉胜堂”小商号
这是1696年残雪尚未融化的4月
后来连这三个人也没有料到
正是这家小商号
成为“雄踞塞外三百年，纵横欧亚九千里”的大商号

一根扁担

这一年，他们离开了熟悉的家园
用一根扁担
挑着砖茶、生烟、洋布和针头线脑
在风雨中跋涉，随军前行
学会了与月亮星星对话
学会了伴着狼的嚎叫声入眠

通往草地的路风起霜降
一场雪，足以把岁月锁闭
据说，有一年大年三十
他们只吃了一顿粥
但他们仍吃的香甜
一个除夕，他们把小商品运进蒙古包
一份份保单，就是一笔笔期货生意
我想象不出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涅槃
但那咩咩、咩咩的牛羊走出草地时
他们挑起了一个商业的梦

大盛魁，带动了一座城

大盛魁鼎盛时期
有员工六七千人
骆驼两万余峰
分公司八十二家
十任大掌柜
其他分公司的掌柜难以考证
他们是流动的超市
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每一次出行或返回
驼铃声都会响彻辽远的草原
和寂静的山谷

大盛魁，永远在路上

大盛魁的故事像天上的星星，永不熄灭
如今，站在大盛魁的旧址上
风吹日月，道尽豪迈
那些股东、掌柜子都已作古
那一块青色的砖茶
留下一个商业神话

在时隔三百年的时空里
我才来看你
那一天，我看了很久
听着那些故事
终于明白
一带一路，大盛魁的驼队永远在路上
他们走出的这条国际通道
让西方连接着东方文明
这一切，都是奇迹
让我们祝福吧
王相卿、史大学、张杰
他们曾是天下最优秀的商人

